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道

魏鄭公諫續錄

魏鄭公諫續錄

提要

臣等謹按宋馬端臨經籍考魏鄭公諫錄五卷唐王綝集又元亦祖丁諫錄序云唐王綝集諫錄五卷至順初下邳翟思忠爲常州知事撫其餘爲續錄二卷續錄自元統中付梓明初流傳已少世所行明人續錄一卷當是未見翟本而意爲搜補者今本無編輯姓氏然卷數與亦祖丁說合其爲思忠舊帙無疑又按唐書傳稱徵自以不世遇乃展

盡底蘊無所隱前後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
心者顧史傳所載多傳其大而略其細其傳者又
或加以增飾非復當時言語此本雖捃拾衆說與
史傳閒有異同且有實非諫諍之事而泛濫入之
錄中者然大旨明白切要頗於治道爲有補要非
他小說傳記比也思忠起家爲儒官曾著易傳衍
太元蓋亦好學稽古之士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
恭校上

總纂官編脩臣紀昀

郎中臣陸錫熊

纂脩官編脩臣陳昌齊

魏鄭公諫續錄卷上

元 翟 思 忠 撰

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因曰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
公對曰不然凡人居安樂則驕逸驕逸則思亂思亂則
難化在困危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猶
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
亂之後將來來疑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公對曰此指
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
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爲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

納其言右僕射封德彝等咸共非之曰三代以後人漸

澆訛

按本傳訛作詭下同

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

豈能化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

亂國家公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

道則王在於當時所

按貞觀政要無所字

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

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旣勝之後

復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旣克之後不失其化桀

爲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日則得太平紂爲無道武王

伐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淳樸至

今應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

然心

按心字原本作咸以上句文義推求德彝等蓋以口不辨而意不謂然從本傳作心爲是今改正

以

爲不可太宗力行不倦每謂侍臣曰貞觀之初人皆異

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而已我從其

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夷賓服使我不動干戈

數年之間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又復謂公曰玉雖

有美質在石閒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

卽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約我以仁義

宏我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匠唯惜不得

使封德彝見之公再拜謝曰海內康寧自是陛下威德所加實非羣下之力但喜逢明聖不敢貪天之功太宗曰朕能任公公稱所委其功豈獨在朕乎何取飾讓也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公公對曰觀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不任百司親庶事豈唯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太宗論隋日禁囚公對曰臣昔在隋時聞有盜發煬帝

令士澄捕之

按貞觀政要士澄上有於字注姓也

但有疑卽苦加拷掠枉

承賊者二千餘人竝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怪之

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纔被放出

亦遭推劾

按貞觀政要劾作勘

不勝苦痛虛以自誣元濟因此更

事尋究二千入內唯有九人不明又按驗九人四人非賊有司不敢執奏遂竝殺之太宗曰非唯煬帝無道之君臣下亦不盡忠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苟行諂佞求悅譽乎君臣如此何能不敗賴公等共相輔弼遂得囹圄空虛欲公等善始令終常如今日

太宗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公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卽能從之臣聞齊時魏愷先任

青州長史嘗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
宣帝大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
使勞更無罪過反受小州所以不就乃顧謂遵彥曰此
漢有理因令捨之太宗曰往者盧祖尙不肯受官朕遂
殺之文宣帝雖顛狂尙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尙
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卽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
可再生悔所無及宜復其官蔭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
糝政道旣不同固不可一槩也公對曰商鞅韓非申不

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謀交錯禍亂易起謫詐難防務深
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青殿謂羣臣曰爲政之要務全其
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
下令令疑作今中夏乂安四方靜肅竝由公等咸盡忠誠共
康熙績之所致爾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
見隋煬帝纂祚之初天下彊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頡
利近者足爲彊大意旣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爲臣
於朕葉護可汗亦大彊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

亂奄致破滅其子旣立便肆猜忌衆叛親離覆基絕嗣
朕雖不能遠纂堯舜禹湯之德目覩此輩何得不誠懼
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竝宜
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公對曰
陛下宏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每覩非常之慶
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致慎無以加此臣聞鮑叔牙飲桓
公祝曰願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於魯甯戚無忘飯牛
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叔牙之願矣臣
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懦夫立節

按本傳高

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君無忘在莒時云云與此異

太宗問拓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

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

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

按貞觀政要脛作股

以自啖腹飽

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

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

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旣多所須

按貞觀政要須作損

亦大旣妨政事又攪

按貞觀政要攪作擾

生人且復出

一非理之言萬姓爲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公對曰古昔聖哲之主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按通鑑武德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無拓設使人語亦各異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貪財損己實爲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人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有

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爲可笑公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旣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

情理朕謂

謂疑作與

其語非常戰懼今奏一事人亦應如此

公對曰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尋思反覆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